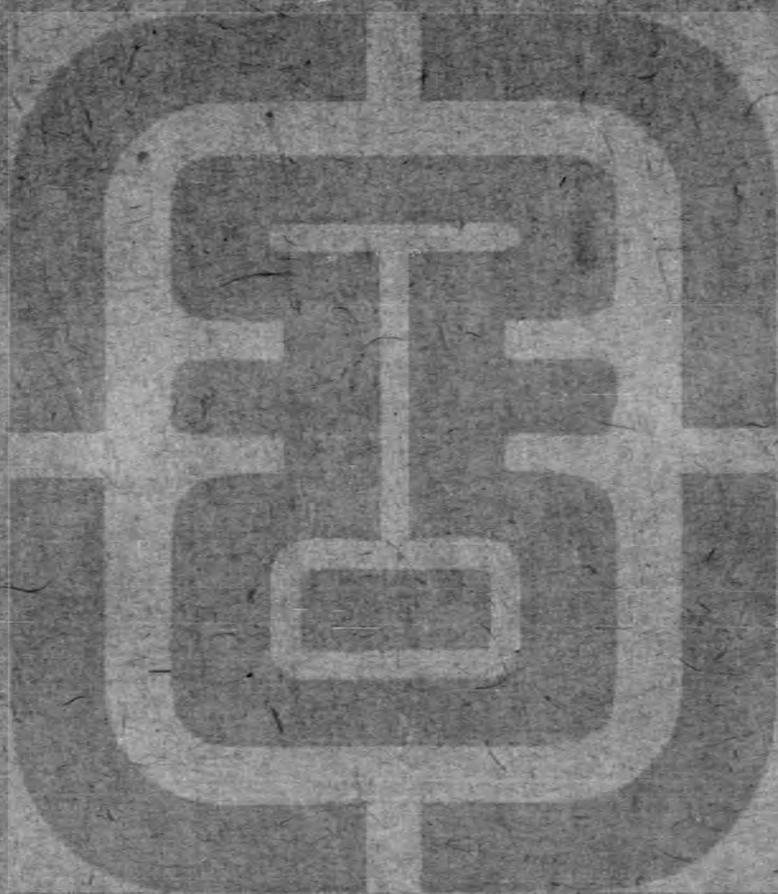


+



章大力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撰

士君子負經濟之學不得其位以施於世至於抑鬱而著  
爲書雖世終不用付之空言而吾言在此夫人亦旣知之  
勢審見定使天下之變必趨其所言之故而當時與後日  
之人相視歎息重識其意之所存吾言亦庶幾以無憾吾  
于章大力先生有慨焉夫先生之在江右固一時所稱文  
之四家也是時文當萬曆以來其運日下先民之規矩欲  
亡而邪說詖辭交作背馳如孟夫子所闢之二氏亟持之  
而不止旣亟持之而或不止乃天下又于末流波靡之餘  
卒聞風而奉其名尊其說者何哉斯固其文之故有以立  
于不易也乃若其志則固不僅于是矣文之盛衰世運視

之以爲治亂而治亂之本尤存乎政事時事固非矣先生所條說意在親百姓以祛壅蔽重守令以用兵餉任將帥以專戰守每一篇則三致意焉蓋先生仕旣不得當路不能行其志一爲太守故嘗言及漢之任太守者法爲善而所官又在嶺西之柳州往者臣子謫官之地勢偏壤僻悠悠無事爲英雄之所無用而年已遲暮至七十餘莫可以自見故一發爲言監勁走險如壯夫之相遇於道瞋目語難銳然不能自巳今擇其言之最有益于時者讀之而其大槩亦可見矣至留書以成于巳未者爲斷氣體取于諸子而精理過之當先生時學者以子書入舉業相從若狂此書疑如湯沸不沃反助之沸然反覆循覽師古立言云以砭世非同于不知而作者也故稍爲之論次云若其外

章大力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治平論

親民以杜壅蔽

人主之尊如天天之去地也豈可爲道里哉然所爲者皆至於地而地之物無有小大皆得自暴于天其中畧無障隔之者如此則雖謂之至近也亦宜人君所居之高與天不異天下大小之物所以仰之亦不異然而上嘗苦下之難知下嘗苦上之難達不能如天地之相見者其隔之者多也若令天之下地之上居中猶有物焉而上下藉之以相通則此藉以通者少而所藉之爲隔者甚矣今天下之受抑而欲訴于上者何限其忠主而欲進其所懷來者又

何限而皆苦于不得達其得達者蓋不避死亡而後可以  
庶幾焉夫赤子之于父母欲其孔邇奈何絕隔之若此也  
今但不爲之禁制令小吏庶民欲有所陳隨至隨通皆得  
自達于上而天子又時引見耆老而詢之爲無常則天下  
毛髮之奸皆無可藏矣何也凡作奸者必害於下下固不  
能爲之隱其害也民之利害得則守令之賢否亦得守令  
之賢否得則刺舉之得失亦得故詢事自下而情可盡也  
周禮外朝列庶人之位而太僕有鼓以達窮民故其君安  
坐而見天下之事而文武成康稱明君豈有曲巧以知物  
哉亦唯由此道而已或曰小吏下民皆使之得言于上不  
亦煩乎夫日行于天而蛇鼠之類皆伏而不出君有明道  
以知奸奸不作矣奸不作而無可言者矣此所以近君民  
之路者也

省階級去冗員以急國勢

立官授職在審疏數多少之宜蓋國家強弱之故緩急之  
勢繫乎其中不可不察也是故級不可疏亦不可促員有  
宜多亦有宜少級已促則君不尊威不甚而令不重級疏  
則相至之勢緩令不疾威不急而下不親情不通周官九  
命以爲差數然自君及民無過六等蓋自卿大夫三殺而  
至閭胥而去民一間矣漢官以祿爲紀凡十六等而實不  
相懸故郡縣之有治行者卽爲九卿而九卿之稱職者卽  
爲御史大夫二千石與萬石爲相次之官蓋周漢設官主  
于民事故促于其節唐宋以來設官但以爲官獨取階級  
之多以爲陞遷而已夫無實之級不足以大懸尊卑而于

上下相用之勢則不勝其緩矣此其實於疏數者也至其  
多少之宜抑又悖謬周漢建官在下者多在上者少分職  
者多制馭者少周之卿大夫已即為卿而二卿監以公一  
人其上則天子也漢之監郡守者獨御史武帝更為刺史  
當是時法舉而吏清無廢事也宋即一轉運之外益以提  
舉提刑無他及也今則按察而外有分守分巡方伯開府  
並為監臨而直指使者又歲巡察之直指所遣為耳目者  
又歲至焉其上官常八九內之朝廷之上亦傷于察舉之  
多至于邊方要地尤恃專闔今之節制直束縛之已轄于  
撫鎮更稟于監司又益之經略監軍所謂稟命不威者國  
家又何嘗為之計哉凡此數者皆多之而非宜者也考之  
周禮五家而有比長二十五家而有閭長百家而有族師

五百而有黨正二千五百家而有州長萬二千五百家有  
卿大夫六遂之制亦自隣長里宰鄩長鄙師魯累而至縣  
正遂大夫即漢亦亭長三老嗇夫遊徼等官布于鄉亭古  
之卿遂即後世之州縣古之師正大夫即後世之守令也  
而古在師正大夫下者尚五等今自縣令而止餘但丞尉  
此則少之而不得其宜者也夫節短者勢險級已疏則用  
下無力以眾為強者在盡眾之用今分職少則用下不切  
然未若多於監制者之失之甚也夫多于在下者則祿薄  
多于在上者則祿重多于分職者則事舉多于制馭者則  
事廢多于小官有以盡人之才多于尊官則更以束人之  
才今之勢皆以多制少為者一人制者數十人勇猶為虺  
敏猶為銳况中才以下乎槩論國家之法求治之意少防

奸之意多故其勢可以安常不可以經變可以安常以其無能爲也不可以經變亦以其無能爲也在外而監制者多則郡守將帥之權輕而監制之權亦輕在內而議論者多則任事之權輕而議論者之權亦輕合羣輕以用國則固國勢之輕也國勢輕而侮之者四面而至是以一豎竊柄天下波靡以隨之小醜陸梁數十萬兵一朝而盡者皆坐此也

### 館選

翰林學士之名非古也置之自唐始然爲天子遊處之人有古師友之義則亦後世之制之善者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天子之尊與天下事物隔絕不屬出對大庭無非臨馭之人雖時有宴飲遊歌通其懽慶達其誠心終不能

泮渙優游出入諷議脫然而無嫌此則在天子既有釋其尊嚴之地而在士卽爲盡忠竭誠之時事爲兩善故翰林院之設于官制無譏以唐宋較之宋之選舉無以大異于唐而宋所以任之似勝于唐宋實以脩顧問用之也故一則曰觀朕過失極言無隱再則曰後有過舉盡忠極言一則曰侍從于天下事無所不言再則曰論思侍從之職不可不勉則于建官之旨猶未失也其竄爲合者則無如國初國初所取克館員者皆以徵聘隱逸之士館院所以處師友之地而徵聘原爲求師友之禮如是而用之卽先如是而求之名實不相悖也而已受職而選者如楊士奇黃淮劉鉉鄒濟陳仲完等楊由王府審理餘多由教職總之不爲計資之事卽皆近于徵聘之意相沿久而意漸失有

未能盡如其初者不正其爲士而槩之爲臣一以體統之事行之旣不于此用其親卽不能不別有所親而四目四聰無由可達矣然任之失旨又由於選之失實天下必無有輕于擇之而能重于用之者也天子所親信之人欲其人之賢又欲天子能信其爲賢使天子信其爲賢必使天子自知之夫傾腹心以相付非可以易也考之唐宋皆于朝臣中選之必于朝臣者蓋入爲王官固已爲外官之雋抑以在輦轂之下舉者得耳而目之卽天子亦自可得察之天子所得察者諸臣固難以妄舉而諸臣所易以悉者天子亦能信其知之真也故自詮旨改授可也自臺省改授可也卽部院寺監各舉其司廳亦可也諸臣舉之天子進而詢之不能口陳者疏爲書而上之不過一問再問而胸中學識可盡得矣今獨取之知推曾處脂膏之地于夤緣爲有資已爲可疑之人而以朝廷遙知外臣舉者不能自信而謂天子能爲羣臣信之乎無論館員雖臺省亦當歷部屬而後授也人非地近不能加察非可察不能深知非深知不能親信非親信不能盡其用而收其功而旣與朝夕則以知而後用亦以用而愈知如此而枚卜之名不立可也夫用人之法在一人而精擇一人之數以衆舉之我以積年察之合之而用人之道全矣此并爲子孫得人之道也蓋唐宋間所爲能收其用者出于大臣之薦舉而亦出于人主所自爲斟酌得用不得用之故不可不察也

救荒議

國家不幸當荒儉之歲必非能以君賑民獨可使民自相

賑則法有以他年之有餘補此年之不足者非必積之當時備夫此日也積之當時以備此日者有餘者之事也若夫不足之家亦可使未來之粟爲今日之食借人贍已而異日償之則是借未來之粟以贍今日也此于民甚便而富民不肯借貧民不得借者則是信未立也信之不立者上之人未有以立之也夫券立而不能出人之財者人疑其不必償也設出之今日而斷收之異日仁義之人慨然從之而吝嗇之人亦勉強從之矣今爲官上者追官欠常盡其術而追私債卽欲寬之以市恩苟若此是使人不肯假人也使富人不肯貸使貧民無所得貸也善爲政者不然不施恩于此時欠負之人而施恩于異日借貸之人遇有凶荒出印票散之貧民令之從有餘之家質貸歲入一分之息出穀之家給以印簿次第注其數不還者官爲之追其有力必不能完者令得以力作報之准其注銷此法一行次貧之家與平等之民多可以相濟而餘又有官爵勸施之法以鼓舞之可盡得所欲矣易曰理財正辭天下之事未有非正辭而可公行者也今正之爲私債則官不得相急矣正之爲公法謂此卽常平義倉之細者而其爲米粟主者卽司常平義倉之吏而與罰贖待賑同爲一類而官自急之則上可公行而不怩卽下所可據而不疑上必其法以成其信而利卽生于信立信立則不急積粟而粟足其中而民卽可以不死仁義忠信豈虛而無利之理而聖賢貴之哉蓋施者爲仁義而受者爲忠信聖人所以蓋天下于道德也昔周禮泉府之官民與君貴而以國服

爲息然可行之上下相親之時及王安石準之則爲民莫大之害今但使民自相贖償而以官法輔之有百利而無一害雖謂盛于周制可也

奏議

重守令之權

天下之大方制萬里而日苦于貧弱蓋臣策士建言日廣迄無成功以愚觀之言而不能行者始未知任事之臣之所在也行之而無富強之效者始未知重其權也財力出於民求富強必于民而求民之富強又必于守令今之郡守無能如漢之以武顯者非必其人之不足以興功而其人之權不足以興功也權不足以成事而以爲人不足以成事過矣權失而職失職失而人之才能沒而不見不可

不察也且夫權者成事之主而強之本也權之多寡成事之多寡也權之大小成事之大小也權之分數強之分數也故如是勢需如是權如是權行如是事如是事成如是功如是功責如是罪故權勢功罪四者相準也今自上而下誰爲權重之所在者言者不得行行者不得專相牽相制此以持平守安則可而欲以持平之權行濟變之事成濟變之功未之有也其在他職猶受成之官也守實獨爲任事之人今之郡守獨自爲守耳幕僚而上聽于所遭六曹之掾以貲而至悉不可得而擇至於錢穀止爲經由之地兵則別有主者而無衛無所者亦衆守之所得爲者安在乎此其本分之權有所不足者然也以爲督察縣令則又有督察之者撫院監牧並臨于上容而後行而下之甲

科縣令每爲兩衙門又不得不以異日之勢相畏宦族豪家又羣起而撓之此其本分之權奪于外者然也是以居其位者奉行文書苟且待遷而已有數年而去而不知事爲誰何者蓋無守之權卽無守之事卽如無守無守矣又何以禦賊與寇乎今當先于三輔沿邊濱賊之地精擇才智膽勇之人爲守舉異時方鎮之權分使任之而要在省其監制少其地而重其權如漢時郡守謂之郡將一郡之兵得以自練一郡之財得以自用辟舉得以自由六曹得以自擇章奏得以自達專所責成用之如效終身不易不以小得失動移夫莫爲之制則無與分功亦無與分罪矣不立之定法則法無不可立矣兵使自將則能通兵民而酌矣財使自制則可合源流而計矣人使自辟自擇得則其一體之人失則無所委咎矣章奏得自達則無敢閉撓之矣可終身任之則利害歸其身無所容其苟且之意矣不輕以人言動移則敢行其斷而必成功矣如是而法必行而人必用驅之所往無不如志君權得天下強守權得一國強必無不得矣漢世非獨守得用人也令亦自用考城令王渙辟仇香爲主簿是也非獨守得生殺也令亦專生殺侍中犯法可並斷其頭是也蓋控制數百里非重權彈壓之不可耳守令已然矣而所謂邊將者亦分之兵與地其權亦適與郡守等相與持衡而不得恣各爲守而載天子其上普天之下尺寸之土皆爲金湯賊必不敢過郡而掠內地橫數千里之外矣歷觀往古三代以後莫強于漢而唐宋爲弱漢所以強者獨以守權得也唐宋所以

弱者亦獨以守權失也守權失而兵將橫藩鎮遂以亡唐  
守權失而兵將不能橫賊寇亦以亡宋蓋因于封建之後  
者猶有封建之意而因于郡守之後者并失郡守之初耳  
然唐之初年刺史持節而宋之初年太守得自奏事追權  
奪于牧鎮憲司而後藩賊之禍慘則其始所以治安者又  
豈無故哉夫聖人之治天下也有經有權重郡侯者古聖  
人治世之經也而因變而重郡侯者卽今日救急之權也  
臣所言者制勢之道而非小小補救之法其較在數年之  
後而爲之在數年之前今不爲之經制臨急復出于苟且  
一方有警而四方徵兵天子之權不散寄之天下急而盡  
付之一二將帥莫有相衡相制者而所聚所徵之兵居者  
爲河上之道遙行者爲沿途之騷擾外畏敵而內侮至臣  
恐天下大禍不在賊與寇而在叛將潰兵有後五代之憂  
也夫獨兵之勢可畏而民兵爲一者可安常而不可爲亂  
也獨一二將帥可畏而郡各爲守者可相維而亦可相制  
也詩曰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師百姓是也大邦今郡侯  
是也詩固更未言將帥也

### 用士

經邦莫大于用士而今無用士之處周時千八百國今之  
令昔之侯也無言令也卽今之丞尉猶古外卿外大夫也  
而後世已降在雜職此所以無用士之處也士無所用守  
令丞尉以下卽以吏書用事令丞特提要之官而吏書之  
所爲遂事事爲府弊之處而所憑文法爲作奸之資故後  
世必無善治也夫周治最隆卽竄得之用士彼所爲需才

之地盡得士居之其爲大夫卿者皆拱手受成而已而民  
與事皆治成周之治所以隆于三代者舉皆士之力也繼  
周者莫如漢漢竄近古之處亦不在乎他而在于取士公  
府之椽佐郡邑之屬官皆取之于辟舉爲曹椽者以名節  
自厲當劇冗隱曲之地可以容奸作僞之處而盡以自見  
其賢之心爲之其取于縣者復舉于郡取于郡者復辟于  
公府其有名者常至爲九卿列侯此則漢之得士似有過  
于周者非漢之能過于周而郡縣之世公卿之位無世職  
以踞之得常虛以待士而士效加博也自是而後無復古  
意民事相親之地盡以書吏爲之吏以財進身書卽古史  
一膳錄之人而已因于亡位空虛遂進而據其處舉天下  
良需賢之地而最得不肖之人長吏于是始勞民生于是  
始困矣天下不知其然皆以責書吏之不肖而終不得所  
以處之但以爲此輩必不可廢而此弊必不可清亦大戾  
矣士旣不用其幸而爲甲乙榜若鄉貢者百不一二而餘  
皆流爲躍冶此又豈獨不得其用已哉今盡以用士之法  
爲舉士之地士之名實于是盡見功效必可覩矣

不宜數用火器

臣聞陰靜陽動凡動生火物之理也旱火之甚者也詩曰  
旱寇爲虐如憊如焚旱之爲火明矣五行之災熒惑竄大  
水災澹下而火行則塞于大空萬物無所避其禍故小民  
之積一火可盡天下之藏一旱可盡而因旱生荒因荒生  
兵因旱生疫因疫生死亡由此觀之火禍之極其最著者  
也今災旱幾徧天下臣未知其所終非有平時之積而在

兵亂之會一年旱可抵十年旱向損有餘今虧之于不足之候也轉壑填溝賣妻鬻子而易一飽者近在畿甸之間如是數月臣恐其有所召必不能如是安靜無事也夫陰陽之事不可以力勝而可以類感動既生火當應以靜醫家降火而不能責之于水今亦責之所反之時也可復以火事召之乎夫兵固火也兵金也何以屬火火以動爲道凡動屬火兩木相軋而火生其中兵動之尤者固火之尤者也故古人隱之而曰耀德不觀兵以觀之之爲動之也而今取而玩之于禁地北極不動之所而如是擾之古人以燔灼烹飪之過爲致災之由此一燎之用耳靜而作之未有聲也猶過而生火而今聚千百炮鏡發而震之自蚤自晚震聲不絕連雷駢電絡繹于空虛之中紙窓能鳴瓦石皆動此與地震有以異乎若五行之理不相感應先儒聖賢之說不爲憑據則亦已矣若五行必相感應聖賢之書必足憑據臣謂早必日甚決無有可禳之理也又豈獨旱災已哉臣觀與賊鬪者無非習火器之人而對敵之時砲皆委以與賊習砲之人降而爲賊用由此觀之不得制馭之法而唯求之于支節亦祇爲敵人練兵卒脩器械而已矣

### 富強篇

兵情 兼屯田

王弼州言周之自弱其民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其說歸于召募夫弼州當代所稱大儒而言若此然則兵之情真未易知矣周之爲國其名以禮名以義名以文教

者思之舉歸于爲兵夫九兩繫邦國之民比閭族黨鄉州比之矣而又綱紀之以君爲臣綱以父爲子綱以夫爲妻綱君爲臣綱而民在其中民亦臣之數也夫爲妻綱而婢妾在其中婢妾亦妻之數也父爲子綱而兄弟奴僕亦在其中兄弟奴僕亦子之數也而因使下施上少施長而以忠孝節義之名獎之猶以爲未足又爲之爵祿以勸其從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則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名爲三物合而言之則一物而已比其情而使之相生卽比其情而使之相施以文爲名以武爲實則歸于爲武而已矣周禮曰藪以利得民夫膏田美地者利之所在民之所戀水地相比比于是任矣心知非父母兄弟親戚不能相依以生也故以爲身者爲其父母兄弟親戚心知非田宅事產不能爲其父母兄弟妻子也故以爲父母兄弟妻子者爲其田宅事產心知非耕戰之民莫足以自養也故以自爲之心爲其士卒心知非王將無以約衆齊民也故以自爲之心爲其將帥心知非天子之重不能爲之覆庇也故以爲身家之心爲天子從是將親其士矣故其詩曰我田旣臧農夫之慶從是士親其將矣故其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將與士共以田爲命矣故其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從是知天子四鄰之爲已庇矣故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召伯勞之事起于法道成爲情事起于情道成爲勢事成于相生道成爲相施此其所以比而能固也後世明此意者無過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盡以爲

國者爲兵兵有積素其孰能勝之天下之不强武備之殫  
弛皆起于事不師古事不師古起于論古之不詳蓋自以  
周爲尚文而周公太公之意久已不明于天下而何言今  
日哉夫從古帝王之政未有不歸要于爲民者也從古帝  
王之功未有不歸成于戰勝者也盤古初起亦必如今之  
治生與衛生並營耳而有武與文之別名哉今兵之失在  
以無妻子之人爲之耳將之失在不倚兵爲命耳爵祿俸  
稍之失在不取諸所自出而別有與之者耳將卒事俸盡  
使之相離而又欲使之相爲將無得于卒又使之撫卒卒  
無恃于將又使之衛將將與兵無得于土又使之守土皆  
所謂反也戰者一人餉之者又一人食土者一人爲之守  
者又一人此則雖有賁育不能使不知之士雖有墨翟不

能愛夷貉之人雖有於陵仲子不能爲人所不知之廉而  
遂有名無實矣將之剝屯者必以爲非已之卒而後剝之  
也士之怠耕者必以爲別可以得食而後怠置也征解之  
不前者必以爲爲人而輸之而後緩之也事在切而爲之  
今亦無言三代無言太公管子無言井田亦無言屯田而  
但曰聚人以守土給田以聚人如唐宋職田之授而俸餉  
併其中耳但置將而卽名以兵萬衆萬戶千衆千戶數千  
衆數千戶則將爭于兵矣與之土以爲守卽與之土以爲  
養則兵爭于地矣使生計盡着于地而別無所以求則守  
爭于固矣水草之地必有爲五穀之地謂宜擇地設守并  
山林川澤委之該信將吏使得自業其兵營其平野以爲  
芻粟營其林木以爲器用錢穀出入一聽所爲一軍之中

二十而一工百而一士百而一商工作器用士主醫藥記  
筭商主轉輸常以六七而耕三爲遊巡一爲雜行上之人  
始則資業之以數年之餉餘但假以鼓鑄之權使以招商  
治市兵旣自專財亦自制官無別徙兵無別調兵衆官尊  
士墾祿厚而莫之與奪將人挾自爲之心莫有苟且之意  
皆爲終身之謀不爲旦夕之計而有必恃之田祿則有必  
死之人心父母妻子所托生托死之地猶將合力併命以  
守之而憂委盈荒蕪乎宦僕之田產有不治而一夫數十  
畝之田必無不治者生計止于其中也是故朝廟之議止  
言守邊之術耳豈復更有屯田之可議哉彼言屯田者皆  
以另是一事而言之也

序

重修柳子厚文集序

尚論之難也論古不當則古人之是非不明而向後之是  
非皆不明而亡國敗家有相沿而不悟者矣子厚在唐爲  
論世者所求詳之人何者其時所爲之事唐興亡之界也  
唐制之得未有若翰林院之設者也其相沿而失未有若  
中人之典兵者也有天下者非甚庸愚皆思欲通上下之  
情而苦于無路有亢龍之尊而常無腹心之親卽本親者  
亦有勢逼之嫌而况踈遠者乎故唯絕無勢位之人爲可  
任天子有此爲通遠見衆之門戶而肘腋之奸無所緣而  
入以肅代德順之時君臣父子兄弟間嫌隙易開缺略難  
彌其中難言之事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而鄴侯以華山道  
士周旋其間使社稷危而復安而後知友士之功爲在骨

肉之親之上也故唐興之功卒得之學士而當其選者自待甚重而亦爲人所授以重至于順宗虛已委下則又諸人際會之一時也于此而取事之艱巨者竭蹶趨之適其時宜耳彼以中人典禁兵禍之深且急孰有過此者朝廷但知倚此爲可以制外重之勢而不悟畏狼而依虎其事爲舉朝所不敢言若以禁院之親密又復禁舌却步當時內外臣工又誰可任者乎傅綱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引用柳子厚劉禹錫等謀奪宦者兵此其當與不當功與非功皆非以此時論但以後事言之甘露之變以計取之不得而君徇之至崔胤以朱溫之兵脇之僅而得勝而國亦隨以亡相反而觀然後知此之汲汲以圖者爲乘機投會之事必不可緩而計雖未成其勢終有所阻齟久而不敢逞者爲無功之功也故能明中人典兵之爲亡國囚主而後明此之爲救危拯亡能辨操益挈益以救火者之遲而後能辨曲突徙薪者之蚤使子厚未成之功得彰彰于世而其集始可得而論死以彼文章之堅古峭削皆可以見勁氣之所存而稱義深厚剖微晰芒顯難知之意發難測之情者皆可以爲後人審理研幾之用則其欲與董賈頡頏者也余以鄭使君之命重修子厚文集思今日之有事亦惟中人云內傾者藉勢於外而親信無人又見親臣未易爲使後之持論者知謀國之難無輕以議爲也

### 送武生入泮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始取武生入泮特重技勇之人不以文采相繩約士懷一得者咸奮進在庭得而較比之已得士

若而人進黜于前余遂以朝廷所以重此科之意與所期于諸生者盡詔之夫武之有選非自今日始也武生于學則自今日始此道需之不急則求之不誠上之人方飲食宴樂以需太平而冠岸然而纓戟然橫帶若虹寬衣若帷足以下觀上耀習久而偷紙墨之氣盛而甲冑之色銷盜賊始得窺其所難跳梁于邊陲盜兵于林箐所斬殺屠戮之慘殆不可言夫人衆則強地廣則富此天地自然之理今也偏然反之地廣而不免于貧人衆而不免于弱此曷故哉非兵不足將不足也非將不足所以成之之法不足也何地無材勇之士上實未嘗以此取之則沒而不見勇者不自異而怯者皆廢故相率而出于無用也天子知其然因舊式爲新典向有選舉無者今則羅伎勇之人盡

萃之于黌宮而與文士一體優禮諸生之與斯選者其亦有所思乎夫天下易文而難武武之所犯者天下之至危非夫人所能之事夫以武舉人力能勝數百觔射十中三四皆可以隸于斯籍而以文應試者髻而爲之歷久而成每歲考較收錄少而遺置多而以諸生終身者又不可勝數其舉于鄉而克于貢者蓋百一焉然文士治義理之文義理不當非有迫切之禍而習之既難取之復不易武用于勝敗存亡不當而以萬人之命徼倖是以國徼倖也而應是選者習之不踰時已可以武生自命入秋都試亦不過如此而遂可以邀朝廷爵服之榮矣是何易爲者反取之以難而難爲者反舉之以易也夫難于取文者非故難之也以習之者衆也取之不可勝取則擇其尤者其勢烏

得不難若武之難則在後時所爲而目前遇合卽無有易  
于此者上之意特以人所不習故便其事以開其途是難  
與易皆一時事勢所致而上人鼓舞天下之心非武之果  
易爲而果可取也途易則爲之者衆衆則可以有選擇擇  
而後可以得其精由此言之求精者將在其後而武之難  
爲與難取其勢亦將有所一也諸生之與于此者但以爲  
今日取進之術則輕言之矣必以爲異日取勝之術則難  
言之矣異日兩軍相當與角者非儕偶也非寇之梟桀則  
賊之狡悍角而不勝又非止無獲而已也諸生以此時之  
心慮事則可矣天下之事皆在所以習之筋力定于天分  
然提挈運掉加重減輕如是不已猶可使倍其本數而况  
伎擊法數乎使諸生果伎力足憑則其心可以有恃

所恃而後無所懼而勇氣有所依而生余願諸生且無言  
智言略而先言勇也尋常稱說謂鬪將不如智將智將不  
如大將此非誠言也戰必自鬪將始能鬪而後可以論智  
偏將之任必敢勇有餘而後能決事觀變其在三軍亦必  
所部之中有梟健雄武之將而爲之大將者始有所藉以  
爲出奇制勝之地異日者砲鼓若雷旗幟若電劍戟星耀  
矢石羣飛當此之時膽汁不滿氣不堅剛則雖有鏃矢之  
智亦必鬱而不出雖有奇能異智之士爲之畫謀設慮亦  
將懸而不可用唯其膽力有餘于以觀時度勢必得其情  
因而用之必得其精從此膺封疆之寄將必自鬪將始而  
乃無諸生迺虛之地也至若但誦古人之言治虛無之計  
則今之文士優爲之又非諸生所能望矣

半舫齋稿序

吾友劉士雲既刻其近藪行于世而陳大士爲序而傳之  
大約謂文有至分而世之以繩墨相稽者彼固憊然若一  
定之事而不知吾深微之所在也雖然彼且以繩墨規我  
矣而吾所以應之者未嘗衷于道而徒以文相譏則世之  
相咲豈有旣哉故予再爲之序曰治古之世道德一風俗  
同其人自朝廷邦國守土食采與夫山林巖穴農夫婦孺  
其人無不學而其學無不本于道于是乎文行其間自陳  
謨矢訓作命敷告銘器命物與夫聘好問答討論講說閨  
詠巷謠之所撰述其學旣本于道雖無意于爲文而其高  
深典麗終非後世能言之士之所能及士生其間者雖或  
其才未必能見乎其詞而以其有得于道則亦有以知本  
末內外之分而不惑于駁雜偏曲之說則先生之教有以  
使之然也周衰學廢老聃莊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一  
時聰明才力之士中無所得而外劫于敵莫不喪其所守  
以去然吾嘗讀其書其人卒沉勇精悍能成一家之言士  
卒然遇之而喪其所守無足怪也制舉業之在今日其書  
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書代之而爲言則必皆堯舜禹  
湯周公孔子之言其學必本于道而其才之著乎其詞者  
必使人恍然見三代之遺隆萬以來一變而爲老莊之虛  
誕再變而爲秦漢之駁雜則吾猶無譏也有小丈夫焉欲  
去老莊之虛誕而并無其精微欲去秦漢之駁雜而并無  
其雄深其所以代聖賢之言者率皆委巷之中講師腐儒  
之譚論卑而氣弱不能窺聖賢之萬一而以其說之近與

夫爲之易也則亦能鼓舞一時之士而使之從君子返其所爲其幽取諸易其渾厚取諸書其風雅取諸詩其總核取諸三禮其比事屬辭取諸春秋而又能本濂洛關閩之旨御諸子百家之才以暢其所欲言其高深典麗雖不能與三代比隆而要非秦漢之士能言者之所及則雖先王復起不能易也而是小丈夫者又從而咻之夫取通經學古之言與委巷之腐儒較其取捨亦易明矣而士之茫然喪其所守者又非若晚周先秦之士遇老莊揚墨之雄而劫奪之也計其人無深遠以自存無文彩以動衆而聰明才力之士亦羣而趨之何也意者其偷庸穢之說便於淺衷薄植者而不覺其附和之衆與不然則世趨之者多而羣習焉而聰明才智與夫急於功名之士違其心之所

明俛首而事之雖知其非而無可奈何也嗚呼以委巷腐儒之說而欲盡廢通經學古之言此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罪人與士雲從事聖人之道其於聖人之精微旣已得其本源之自其爲舉子業原本六經以御諸子百家之變者可考而知也其高深典麗旣非後世能言之士之所及而其卓然有以自守則雖晚周先秦偏曲駁雜之書所不能動而況于委巷講師腐儒之譚欲以繩墨相稽亦已過矣夫士雲所守者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繩墨而非委巷講師之繩墨也世人旣已爲堯舜禹湯周公孔子罪人矣而大士徒以文章離合進退之小技與之相爭則是捨其大而誣其小也蓋昔者宋之先有五季而唐之先有六朝其文于聲律句字離合進退其繩墨可謂嚴而文之卑陋

亦已極矣韓歐二氏始削六朝五季之習而以六經之文  
爲諸儒倡夫韓歐之文豈以無法教天下後世哉蓋韓歐  
之法非六朝五季之所謂法也今而後有借古文辭之說  
爲舉業之說者不言六朝五季之繩墨而言韓歐之繩墨  
其必自士雲始也

已未留

論性

君子誘天下以善則無務于張之也張之而多則不無夸  
矜失實之言是開天下以疑也今言性善者欲使自信于  
善以性與命重之則從之者宜多且安此君子之心也然  
天下之疑必自是啓矣何也性在吾心日取以爲用人未  
嘗不知之也其用于私甚便用于公常不便反之胸中而

不得其誠將爲之說以相拒吾之言曰生而有惻隱有羞  
惡此仁義之見徵也天下之言曰惻隱羞惡之說未定也  
惻隱之爲愛愛之爲欲今之用于人者向之用于食色嗜  
欲者也人以義之可尚我始耻不義人以富貴可尚我又  
耻不富貴是生于好勝形于不及羣而有之非定于爲義  
者也吾以聖賢實其說彼以已之心實其說吾精爲習之  
說以推不善之從來人亦執性之說以爲不善之從來然  
則吾之說何由而申也木生于山敷精以爲榮歛瀦以堅  
幹如是而已匠人持斧斤而材其用一以爲几筵一以爲  
楫楫爲几筵則以楫讓爲楫楫則以格鬪今以几筵爲木  
之本有楫楫爲匠人矯化之功雖使惠施設辭公孫龍推  
義天下猶不能信也善者人之所難爲吾以誠教天下尚

未有應者今以誕先之人豈有能從之者乎已不能信之  
于性而吾性之說與道連也因復推疑于道則是吾以助  
道之說累道也故說有兩傷者亦有兩全者也局性以善  
而性失其大矣必善于性而善失其變矣此兩傷之甚也  
推性于無所不可而性之大無如也觀性于無不之而善  
之變亦可救也此亦兩全之甚也故善爲說者要使善足  
以重性不善不足以累性性善足以重道不善不足以累  
道人曰性有惡者矣吾亦曰性有惡者矣性不可爲惡則  
世無惡者也人曰惡有性矣吾亦曰惡誠有性矣惡不得  
有性則惡不真也故虎狼得性以自必于殺噬鬼孽得性  
以自必于陰賊蛇虺得性以自必于毒螫鷹隼得性以自  
必于鷲擊唯其性之所爲故發而不疑其所往有所往而  
必極其量也而吾性之才則無不可化也善則堯舜惡則  
桀紂居于心中謂之明智行于空中謂之鬼神循身發竅  
則爲嗜欲應物爲理則爲謀慮而恃道以役之道以久用  
之而不已使成于自然則皆是性者無非性者也然後性  
得倚道之正道得用性之能而皆放于無窮夫君子之論  
道與性亦若是也其成說也不亦易乎其誘世也不亦精  
乎

增榮

凡言立是者非獨立是也必廢非而後是凡言崇賢者非  
獨在賢也必斥不肖而後足故事必行兩不行兩不得一  
也譬之原濕相際原高尺則濕下尺今日原高而濕未嘗  
下也是原不成于高也故一去一取以成獨取一奪一予

以成獨于符堅一用王猛則兼誅樊世仇騰黜席寶以爲  
不誅樊世等則用猛之與不用未甚便也元祐太后一用  
司馬光呂公著則兼黜章惇蔡確邢恕以爲不去確等則  
用光公著之與不用未甚辨也今夫懸衡者左抑則右舉  
右抑則左舉抑之下至舉之上至未嘗有能以不抑舉者  
以爲其別也今使湯左相伊尹右相伊諧又以爲能用伊  
尹者有之否也使武王左相周公右相潘止又以爲能用  
周公者有之否也天之道必去寒而後立暑寒未去也又  
彰暑之氣造化無以爲能也故朝廷之上未嘗無賢也聽  
言未嘗無正也上又非盡不用賢之君不聽言之主也然  
而不成爲用不成爲聽者爲其兩存也此以其能也顯之  
彼以其惡未熟也亦留之如是則賢不獨用賢不獨用此

爲未嘗用賢也如是聽言是言不獨聽言不獨聽是爲未  
嘗聽言也君之爵祿固有盡也自一命而至九命有極也  
然而明君用之則其等皆增而重者有抑奪之權以明之  
一命之爵必使賢者居之不肖者降爲庶人則一命之爵  
固已重矣爵非異于故時也然而猶有不輕可得者則得  
者已重也里之三老訓進子弟令之曰某子材坐堂上賜  
之卮酒某不若訓立之堂下執酒具也堂上堂下非賞罰  
也而堂上必自以榮者堂下者明之矣堂下者必自以辱  
堂上者明之矣有子而奪加辱有辱而子加榮此增崇爵  
祿之道也

生情

用人者用其心之有冀也用其心之有懼也然而不能立

所冀于前章所懼于後則人之不用也必矣用者存乎我所以可用者存乎彼可用者彼之天道固有之固可以因人用也今夫役馭萬物者必有飲食之利爲其欲存也必有鞭策之威爲其畏存也然而飲食之美有極鞭策之威有止則其術將殫物之欲惡又不可得加于此也故第節度于二者以爲無窮人者欲富貴者也欲美厚者也然惡死亡者也憂苦者也富貴之事差之以等榮然數陟而卿相欲之事必盡矣戮辱之事差之以等害然數降而死亡惡之事必盡矣非不能加于二者也人之欲惡固止于此也而卿相復不可多有戮殺復不可多及求人之事又未可以已也是故聖人立之事而生其情是何也人之欲惡固可導而有也向知利之可欲也俛然未知禮義之隆高

也未知名聲之光美也爲之崇禮義以觀示之名聲以顯白之人蹙然又有欲于此矣賢者先趨之朴鄙無識之人徐徐然向之向也徒知害之可畏也未知汗下之難安也夫知訾毀之醜辱也爲別黑白以界異之非訾以重累之瞿然又有畏于此矣賢者先避之朴鄙無知之人徐徐亦忌之此二者非卽有也導之而有也然已欲之若固然矣其惡之亦若固然矣夫已欲爵服又欲禮義已欲禮義又欲名聲如是則欲博民之欲博是受賞之地博也已忌誅殺亦忌醜逆已忌醜逆又忌詆訾如是則惡博民之惡博是受罰之地博也苟其爲地之博則加之者之易民不憂不使矣故聖人立禮義設名聲以虛續實也實竭而虛不可窮故位雖無所益之人猶勉之而若有冀也今是禮義

聲名也豈一爲之而可已者哉必以終身之事就之此賞  
罰之精者也且夫爵之爲榮也一刑之爲辱也一君子爵  
必以將大義刑必以愧不義則措爵唯一受者有餘榮焉  
置刑唯一受者有餘辱焉何也義不義之說又明也

權存

桀紂貴人人不賴其貴也盜跖譽人人不賴其名也有勢  
者必榮人以爵祿無位而處下者必榮人以名聲以得之  
者爲利也然而貴之人欲去之譽之人欲辭之將爲不重  
不尊耶桀紂非乏高爵貴勢也將以爲言不美說不諛耶  
盜跖非少便口利辭也然而榮之不成榮者何也桀紂無  
本以貴人盜跖無本以譽人故貴非獨爵譽非獨美出之  
者爲之質今使有擯于桀紂者世未嘗以爲不肖人也或

且賢之有毀于盜跖之黨者世未嘗以爲汙士也必且異  
之榮辱之出人皆受其反者是桀紂終身無貴賤人之權  
盜跖終身無毀譽人之柄也王烈居鄉有盜牛者事泄曰  
乞勿使彥方知此真可以身辱人者也李元禮以名教是  
非爲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此真能以  
身榮人者也今使位下于李膺勢劣于王烈處草舍土壁  
之中以一身爲勢然而行誠有章表義誠有教事何遂不  
可爾也人言匹夫不如天子者爲予尊榮辱之權存匹夫  
不與也今桀紂與奪人人不受實也是天子而權不存也  
李膺王烈在下位而人美其所稱醜其所詆是爲下而權  
存也由此觀之德者權之克而權者人所自爲也天子匹  
夫實有以相質矣

國

